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YIGE MOSHENG NÜREN DE LAIXI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 茨威格 著 王林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YIGE MOSHENG NUREN DE LAIXI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茨威格 著 王林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碧颖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奥) 茨威格 (Zweig, S.) 著；王林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65-3

I. ①一… II. ①茨… ②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210号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 茨威格 著；王林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06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65-3

定 价：22.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
灼人的秘密.....	44
巧识新艺.....	113
里昂的婚礼.....	150
女人和大地.....	161
被遗忘的梦.....	184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R先生是位著名小说家，这次他去山里痛快地玩了三天后，一大早就回到了维也纳。他在车站上买了份报纸，看了一下日期，猛然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啊！他马上意识到，已四十一岁了，这一意识让他既不欣喜也不难受。他连忙哗哗地翻阅了一下报纸，就乘车回他的住处了。仆人转告他，在他离家这段日子里，曾有两个人来访，还有几个人打过电话找他，接着把收集的全部信件放在一个托盘里，递给了他。他随便地查看了一下送来的信件，有几封信件让他颇感兴趣，于是随手拿来拆开了。有一封信看起来鼓鼓囊囊的但笔迹陌生，便把它先放到了一边。这当儿佣人端上了茶，他悠然自得地倚靠在椅背上，又一次地浏览了一番报纸，翻看了几份印刷品接着点燃了一支雪茄，伸手去拿那封放置一旁的信件。

这封信大约有二十余页，是一个妇女的笔迹，十分陌生，匆忙中写得非常潦草，与其说它是一封信，倒不如说是一份草稿。他无意识地又摸了摸那信封，想看看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什么没取出的。可是信封里显然已空无一物，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甚至连签名都没有。他想，真是奇怪，于是又拿起那封信。只见最上

边写着：“你啊，你从来都不认识我。”这既算是称呼，也算是标题。他停了下来，心里琢磨着：这是指他呢？还是指梦想中的人呢？这事很快就勾起了他的好奇，于是他继续往下读：

昨天，我的孩子因得了流行性感冒，死了。为了这娇嫩的小生命，三天三夜来我都在和死神打着交道。孩子他那可怜的小身躯发着高烧，我在他床边守护了整整四十个小时。我在他额头上放了一条冷凉的毛巾，日夜陪伴着，紧紧握着他那双无法安宁的小手。到第三天晚上，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的双眼怎么也没法睁开，不知不觉地，眼皮就慢慢合上了。我竟然在一把硬邦邦的扶手椅上熟睡了三到四个钟头，就在我熟睡的期间死神夺走了他珍贵的生命。孩子躺在那里，这个讨人喜欢的可怜的小男孩，静静地躺在他那狭窄的儿童床铺上，就这样永远地走了。那双聪明而乌黑的眼睛就这么闭上了，人们把他的眼皮合上，两只小手搭在一起，平放在白色的衬衣上，在小床的四角高高地点燃着四支蜡烛。

我不敢看他一眼，也不敢动，烛光摇晃，有影子从他的面庞和闭合的嘴唇上掠过，这时就好似他的面部表情在变化。我几乎以为，他还没有死，他又醒了过来，想用响亮的声音对我说一些天真而深情的话语。可是，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死了，我不愿再看过去，生怕再一次寄予希望，又再一次地陷入失望。我明白，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孩子是昨天死的——在人间现在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了，可是你却一点也不了解我，对我你也是一无所知，自个儿在嬉戏玩乐，与人们欢度时光。只是你从来也不知道我，但是我却一直都爱恋着你。

我取来第五根蜡烛，放在这里的桌子上，伏在桌面给你写信。因为我无法独自守着我死去的孩子，却没法发泄此刻的心

情。你曾经是我的一切，现在依然是，如果我不对你说，在这样恐怖的时刻，我又能向谁去说呢！也许我无法向你说明清楚，或许你也不了解我，我的大脑早已昏昏沉沉，两边的太阳穴抽搐着，仿佛受到了锤击似的，四肢也疼痛。我想我可能也在发烧，也许是流感，这流感现正挨门挨户地肆意蔓延传染。要真是传染上了流感，倒也是件不错的事，这样我就可以与我的孩子一起去九泉，我也就无需为自己再料理什么了。有时我感到眼前一片模糊，恐怕我连这封信也没法写完。可是我要振作起来，集中全部的精力，把这事与你说一说，就说这一次，你是我最亲爱的人，可惜你从来都不认识我啊！我要独自和你谈一谈，第一次把所有情况一一都告诉你。你应该知道我整个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你的，但是你却从未察觉。

如果我死了，你也不必再给我任何回答。现在，我的四肢忽冷忽热，颤抖不已，这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也行将结束，你也该知道我的秘密了。要是我还得继续活着的话，那么，我就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继续保持缄默，就像我以往那样默不作声。假如你手里拿着这封信，那么你就会知道，这是一名死者在这向你叙述她的一生，而她的一生从她最初直到最后清醒的时刻，都完全属于你。当你听到我说的这些话，大可不必要担惊受怕，因为一个死去的人是不会有什麼要求的，她不要爱情，不要怜悯，也不要安慰。我只是希望你做到一点，那就是相信我向你所表露的隐痛。请你相信我说的这一切，我请求你的也就是这一点而已，一个人在自己唯一的子死去时刻是不会撒谎的。

我要向你详细诉说我这—生的情况，这一生的真正开始起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在我的记忆当中，过去的生活暗淡无光，杂乱无章。我现在已无法回想起来，以前的一切简直像一些积满灰

尘的霉烂东西和布满蛛丝的地窖一般，我早已把那些忘却了。

当你出现的时候，我刚刚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这幢房屋里，此时你正在这幢房屋里手捧着这封信，捧着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和你住在同一条街道上，正好与你的住房对门。你肯定记不起我们了，也回想不起来那个穷苦的会计（她是一名寡妇，总是穿着孝服）和一个尚未长大的瘦弱的孩子——我们进出房屋总是静悄悄的，就像沉埋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贫困生活之中——也许你从未听到过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们没有在门前挂房牌，也没有与任何人来往，更没有人问起过我们。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十五六年都过去了。不，你一定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亲爱的，但是我啊，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起每一个具体的细节，我就如了解今天一样，知道那一天，不，是那个小时，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谈起你，第一次见到你，我怎么也无法忘记那样的时刻。因为，打那时起我才真正地接触到这个世界。亲爱的，你一定要有耐心啊，我得从头开始和你说说这一切。我请求你，听我谈上一刻，你仔细听着，千万不要厌烦，我毕生都深爱着你，始终都不曾厌倦过你啊。

在你还没有搬进我们这幢楼房时，你现在的房子里还住着一帮丑陋凶恶，特别爱争吵的人。他们自己一贫如洗，却还嫌弃穷苦的邻居，他们也讨厌我们，因为我们都不愿苟同于他们那种破落的无产者的习性。这家的丈夫是个十足的酒鬼，又爱打老婆；经常在深更半夜摔倒椅子，砸烂盘子，响声常常把我们惊醒。有一次，他老婆被打得遍体是伤，头发扯得乱七八糟，跑到楼梯上，那个酒鬼却紧紧跟在她身后，声色俱厉，扯着嗓门大喊大叫，直到街坊邻居都涌出房门，扬言要报警，才把他镇住。我的母亲从一开始，就竭力避免与这一家人打任何交道，不让我

这家人的孩子们玩耍，为此，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在我身上找碴报复。他们要是在街上看到我，就会在我身后大喊大叫着一些肮脏粗俗的话，朝我投掷坚硬的雪球，砸得我头破血流。整幢楼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大伙都恨他们一家子。有一次，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我猜想是那个男人因为偷窃给关进了监狱，所以那一家人只好携带着一些不值钱的杂物搬迁了出去，我们大伙这时都松了一口气。出租的招贴在门上贴了好几天后，又给摘取了下来，房东很快就在院里传达，说有一位作家，一位单身的斯文先生要租下这间屋子。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了你的名字。

没过几天，来了一些油漆工、粉刷工、清扫工、室内装饰师，在清扫布置这间住房，因为原先的房客把房屋弄得实在太脏。一时间，叮叮当当，敲敲打打，刮擦嚓嚓作响，可是母亲却对此很满意，她说那个不三不四的人家总算是离开这儿了。在你搬来时，我一直都没有亲眼见到你本人。因为一切全都是你的管家在操持料理，这个身材小巧、神情严肃、头发灰白的男仆谈吐文静，办事沉稳，胸有成竹，他指挥着一切搬迁事宜。我们大家都十分敬佩他，首先是因为在我们这幢郊区住宅里，这样一名男管家是很引人注意的，其次他对大家都十分的友好礼貌，但却并没因此而让自己和一般的仆人混在一起，与他们进行亲密无间的谈话。

从搬来的第一天起，他对我母亲就很尊敬地称呼太太，甚至对我这么一个调皮的小姑娘也总是那么既亲切又严肃。只要他一提起你的名字，总是带着一种无比崇敬的表情，特有一番敬意，人们马上就会明白，他和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的主仆关系。为此，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善良而又年迈的老约翰，我非常羡慕他，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侍候着你。

我亲爱的你，我向你叙述的这一切，尽管都是一些细微，甚至几乎很可笑的事情，但这都是为了让你能明白，你对我这样一个害羞、胆怯的小姑娘是怎样从一开始起就产生这样一种魔力。在你还没有进入到我生活里前，你的身上就已出现了一个光环，你四周弥漫着一种奇特和神秘的气息——我们大家住在郊区这所小房子里，这里的人们生活圈子都很狭窄，对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都是十分的好奇，因此非常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你的到来。

有一天下午，我一放学回家，就看到门前停放着搬运家具的车辆，这时我对你充满了好奇。大部分家具和那些笨重的大件早已全由搬运工搬了进去。这时，人们只是在拿一些零星的小件物品，我呆呆地站在门口，惊奇地看着一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的奇怪，与众不同，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有印度佛像，意大利雕塑，还有色彩耀眼的巨幅图画，最后是我从没想到过的许许多多的漂亮的图书。这些书全都堆放在门房，佣人正拿起一本本书，用毛帚掸细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我非常好奇，围着那堆越垒越高的书，轻手轻脚地来回走动，你的佣人并没赶我走开，但他也没鼓励我走近。虽然我很想摸一摸那些书的柔软的封皮，可是我却一本也不敢碰，只好怯生生地站在一旁看看书名，其中有法文、英文，还有其他一些外文书，我根本就不认识。我本想一连几小时看下去的，但是这时母亲在喊我回去。

在我还没见到你时，整个晚上都在想象着你。我只有很少的十几本书，全是一些用破烂的马粪纸做封面装订成的便宜的书，我爱惜它们胜过一切，总是反反复复地读着这些书。这时我在想，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而且这些书他都读过，他还懂得那么多的语言，他是多么有钱，同时又那么的有学问。我一想到这些书，就对书的主人产生一种超脱凡人的

肃然起敬的心情。我试图在脑海中描绘着你的样子：一位蓄着白色长须，戴着眼镜的老先生，就和我们的地理教授那样，不过比他更加慈祥，更为漂亮，更加和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那么自信地认为，你一定很好，因为我把你想象成一个老人。在那天夜晚我虽然还没有见到你，但却第一次梦到了你。

第二天，你搬进了这幢楼，可是无论我怎么窥探，还是无法见到你——这更是加深了我的好奇心。第三天，我终于见到了你，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你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完全不是我天真想象中的圣父的形象。我梦里见到的是一位慈祥的戴眼镜的白发老人。你来了——你，你竟然是现在这个样子，虽然你漫不经心地经历了那么多岁月，可你却没有任何一丝变化，你穿着一套浅褐色的宜人的运动服，手里拿着帽子，上楼时的步伐特别轻快，就像个孩子似的，总爱一步二个台阶。我带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惊讶，看着你那容光焕发、朝气蓬勃的面孔和一头年轻人的浓密头发。我着实给吓了一跳，你竟然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举止灵敏，身材修长，动作文雅。这难道不很奇怪吗？我在这最初的一瞬间就清楚地意识到，我和所有其他的人都从你身上感觉到，你非常特别。一种意外的心情再度让我感到：你是一位有着双重身份的人，既是一个逍遥自在、热情奔放，乐于嬉戏和经历风险的青年；同时，又是在自己的艺术事业上是极其认真严肃、责任心强、学识渊博的一位学者。我无意中感觉到，任何人都能从你身上觉察到的东西，你过着双重的生活，一种是向外界完全开放的明朗的，另一面却是非常阴暗，只有你自己知道，这种隐藏的两重性是你全部的秘密。我这个十三岁的少女，却不可思议地被吸引着，因为我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你的双面性。

亲爱的，现在你该清楚了吧，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伟大

的奇迹，是一个多么富于诱惑力的谜啊！我发现你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因为你写书，因为你的名誉响彻在另一个伟大的世界里，现在又突然觉得你是一位时髦、活泼、爽朗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我一定要告诉你，从这一天开始在我们这幢房屋里，在我整个贫瘠的少年时代里，让我感兴趣的除了你，再也没有别的其他东西了。我凭着十三岁少女的执拗和追根究底的蛮劲，围着你的生活不停地转。我默默地注视着你的一切，观察你的生活习惯，观察到你这里来的一些人，这一切增加了我对你本人的好奇心，因为从你来访的形形色色的客人中，你的双重性性格更显现得一目了然。来这里的有一些是年轻人，他们是你的同学，一群衣衫破旧的大学生，你和他们谈笑风生，无所顾忌。有时又会有一些开着汽车来的太太小姐们，有一次来了一位歌剧院的经理，了不起的乐队指挥，我带着崇拜的心情远远地看着他站在乐谱架前。还有一批小姑娘，她们是商业学校的学生，她们十分忸怩地一闪身就溜进了房门。总之，来的人非常之多，大多数都是女人。这时，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有一天早晨我上学时，看到一位脸上遮着面纱的太太从你屋里走出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毕竟那时我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只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把你小心刺探，把你窥伺。在孩子的心目中并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已经就是爱情了。可是我很明白，亲爱的，那一天，那一刻，我就完完全全并永远地爱上了你。我和一个女同学散步回家后，站在门前聊天时，看见一辆汽车驶过来，停了下来，你迫不及待地一纵身从车上跳了下来，你那矫捷身姿至今仍令人着迷。你一下车，就马上要进入屋内。我不由自主地前去帮你开门，这样我就挡住了你的去路，因此我们差一点就撞了一个满怀。你用一种温柔、深情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是那么深情款款，向我微

笑着，一时间我紧张地不知说什么好。而你却含情脉脉，轻声细语，十分亲密地对我说：“十分感谢你，小姐。”

亲爱的，一切原委就是这样的。但是从那一瞬间，从我感受你那温柔而深情的目光时起，我就不可救药地深深迷恋上了你。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你把这种目不转睛的、吸引别人的、天生充满诱惑力的目光，投向每一个从你身边经过的女人，投向那些向你兜售商品的售货女郎，投向那些为你开门的女佣。你的这种目光并非是有意的表示自己的意愿和好感，而是你一接触她们，你那种对妇女的柔情，就会完全不知不觉地表现了出来。可是，我这样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却不能感觉到这些，我像是完全沉浸在热恋中似的。我天真地以为，你只是对我含情脉脉，仅仅只对我一人这样，在这一瞬间，我这样一个未成熟的少女，一下子就长成了一名成熟的女人，她将永远地热恋着你。

“这人是谁啊？”我的女朋友问道。

我一时无从回答。我没法说出你的名字。就在这一刹那间，我觉得你的名字无比神圣，它居然成了我的秘密。“啊，是一位先生，他就住在这幢房屋里。”我笨嘴笨舌，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为什么他才看了你一眼，你就变得满脸通红呢？”我的女友用一种好奇而不怀好意的语气嘲笑着。

正因为她嘲弄到我的秘密要害，我感觉到自己热乎乎的血液“蹭”地一下就涌上了双颊。由于尴尬，我不顾一切地冲口而出：“你这个低能的蠢丫头！”我说话时非常任性，那一刻我恨不得把她掐死。

可是，她却丝毫不理会我的愤恨，越发大声地笑着，嘲讽的意味更加浓烈。直至我感到一股莫名的怒火，眼泪盈眶，才把她一个人丢在那里，自己跑上了楼。就是从这短暂的时刻起，我爱

上了你。

我知道，经常会有女人们对这种养尊处优、有身份地位的人说这句话。可是你一定要相信我，绝不会有人像我这样心甘情愿地全身心地忘我地爱着你。过去是那么爱你，现在和将来同样永远爱着你，因为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比得上一个少女内心里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爱情。这种爱情，完全不同于一个成年妇女渴求的、无意中贪求的爱情，因为我对这种爱情是不抱任何欲望的，是那么的心甘情愿，卑躬屈膝，只是静心等待和满怀激情。只有孤独的孩子才会有那样一股激情，其他的人早已在社交活动中滥用了自己的感情，在亲切交往中把这种感情磨得一干二净。她们听人谈到许许多多的爱情，也从书上读到了爱情，她们也知道，爱情是一种共同的命运。他们就像耍弄一个玩具似的对待爱情，他们像男孩子们抽第一支纸烟似的，吹嘘着自己的爱情。

可是我，我却无法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衷情，没有人能开导我，提醒我，对这一切感到如此的陌生，是那么的一无所知，就这样我一头栽进了自己的命运之中，就像跌入了深渊。在我心里出现的全是你，连做梦也是梦见你，你就是我至亲至爱的知音。我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我的母亲生活得很刻板、拘谨，一直都郁郁寡欢，战战兢兢地依靠着养老金艰难度日。那些想要变坏的女同学让我感到厌恶，因为她们是如此放肆地玩弄着自己的爱情。因为在我看来，这可是最热烈的激情——因此我把一切零星分散的感情全部集中到一起，以及一再猛烈向外喷发的情怀向你吐露。我该怎么对你说呢？任何一种比喻都显得不够分量，你是我的所有，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所有的一切因为有了你，才会存在，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只有在和你联系到一块时才变得有

意义。你彻底地改变了我所有的生活。在学校里我原本一直都不起眼，普通平凡，而今我却一下子跃居第一。我读了上千册书，往往攻读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喜爱书。我母亲十分惊讶，我忽然怀着执著的坚强毅力练习弹奏钢琴，因为我相信，你同样喜欢音乐。我把衣服刷洗得干干净净，缝补停当，就是为了在你面前看起来显得清爽干净，让人舒心。我那件围裙（原是我母亲裁剪好的家庭便服）左边缝了一块四方的补丁，让我觉得很不好看。我害怕你会发现它，从而瞧不起我，因而每次上楼时，我总是用书包遮住那儿。我胆战心惊，诚惶诚恐，生怕你看见那块补丁。那时，我是多么的傻啊，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从来也没有再看过我一眼。

可是，我竟然一整天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一味地等着你，在暗地里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在我家门上有一只黄铜制的小小窥视孔，透过这个小圆孔看出去，正好可以看到你的门。这个窥视孔——不，你千万别笑话，亲爱的。今天，直到今天我还并没有为那些时刻羞怯——那就是我窥视外界的眼睛。在那儿，在那冷冰冰的前厅，我成年累月地坐在那，手里捧着本书，都在窥视着你。内心十分紧张，就像一根绷紧的弦，只要你一出现，它“砰砰”就响个不停，生怕引起母亲的怀疑。我的整颗心一直在围着你转，始终处于无比的紧张和兴奋之中，可是你却丝毫感觉不到，就像你感觉不到自己口袋里装的那只怀表绷紧的发条一样，它是那么耐心地暗地里为你计算着时间，用它那听不见的跳动陪伴着你走过每一个日子，而你只是在千万秒的滴答声中，偶尔匆忙地瞥它一眼。我了解你的一切，包括你的每一种生活习惯，每一条领带，每一件上衣我都记得十分清楚。我认识并能很快区分出你的每一个熟人，而且能把他们一一分类，哪一些是你喜欢

的，哪一些是你所讨厌的。从我十三岁起直到十六岁的那段岁月里，每时每刻都与你联系在一起啊。我做了件多么傻的事啊！我吻着你的手接触过的门把手，偷偷捡起你进屋之前扔掉的雪茄烟蒂，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圣之物，因为你的嘴唇接触过它。每晚，我寻找各种理由成百次地跑下楼，到巷子里头去看看，你哪间房里开着灯，如此有意识地感觉一下，你是否在房间里，尽管看不到你人。在你外出旅行的那几个星期里——每当我看到善良的老约翰把你那黄色的旅行包提下楼时，我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在那几周里，我的生活死气沉沉，了无生趣。我整日闷闷不乐，感到十分厌倦无聊，烦躁地四处走动，还得时刻留意着，以免母亲从我哭红了的眼圈上看出我的沮丧情绪。

我知道向你讲述的这一切全都滑稽可笑，幼稚而愚蠢。为此，我本应感到羞愧，然而我并没如此觉得，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也没有比这种天真地尽情流露，更纯洁、更热切的了。我可以向你说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我当时是怎样和你一起生活的。你几乎都没见过我的面。因为无法避开，在楼梯上曾与你邂逅，但由于害怕你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我总是低着头从你身边走过，就像一个人怕火烧焦自己，连忙投向水中一样。真要我说，我可以向你一连讲上几个小时，甚至一连几天都讲述你那些早已逝去的岁月，给你打开你毕生的全部日历。但是，我不想让你觉得乏味，更不想使你烦恼。我只是想把我年少时的美好经历向你倾诉。我请求你，不要笑话我，因为这些事实在不值一提，可是它对我这样的女孩说来却是那么的重要和永无止境。可能是一个星期天吧，你去旅行了，佣人把沉重的地毯扑打干净，然后从敞开的大门拖进屋去。这个善良的老人，见他拖得很辛苦，我就突然莽撞地向他走去，问道：我是否可以给他帮忙。他虽然惊

讶不已，但还是让我帮了一把，这样我才得以看到——我只能告诉你，当时我怀着何等肃然起敬的心情，甚至是虔诚的崇敬之意！——你的房间内部所有的情况，真正地看到了你的世界，你常坐的那张写字台，台上蓝色的水晶花瓶里插着几枝花，还看到了你的书柜，你的壁画，你的藏书。虽然只不过偷偷地匆忙地瞥了你的生活一眼，因为老约翰，这位忠实的家仆自然不会让我仔细察看。可是，就凭那么一瞥，我已把全部陈设一览无遗，无论在我醒时还是睡着的时候，都有充分的营养让我对你产生永无止境的遐思梦想。

这短暂的一分钟，是我年少时的最幸福时刻。我要与你讲述这一分钟，为的是让从来也不认识我的你，可以真实地感觉到，曾有一个生命是如何眷恋着你，又是如何在消逝。我要向你讲述这个时刻，同时还要把另一个最可怕的时刻一并告诉你。也真怪，它们竟然相距的是如此之近。我早已说过，因为你的缘故，我已把一切置诸遗忘，我未曾照顾我的母亲，对谁我都不放在心上。我一直没有发现，一位来自英斯博鲁克的年老商人，他和我母亲是远亲，经常来访，而且一坐就是很长时间。正因为这样，我感到十分高兴，他有时和我妈妈一块去看戏，这样我就可以独自一人待在家里，想着你，窥视着你，这是我唯一的，无比至上的永恒幸福。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没完没了地与我唠叨。她说要和我严肃地谈谈。我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突然听到自己的心脏怦怦跳动，难道她已发现了什么，或是猜到了什么吗？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你，想到了我心底最深处的秘密，它把我和外界联系到了一起。可是，母亲本人反倒显得很尴尬，她把我（她可从来没有这样对我）一次又一次地吻着，接着把我拉到她身边的沙发上，这才吞吞吐吐，不好意思地叙述起来。说她的